



# 总目

## 卷一·初中

### 篇一·星, 梦, 昙, etc.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〇一九年二月·4k

### 篇二·未来

二〇一九年二月·3.4k

### 篇三·黎明之烬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〇一九年五月·1.2k

## 卷二·高中

### 篇四·陌上

二〇一九年二月

### 篇五·沼, 凝眉, etc.

二〇一九年九月·至今·未完成

谨以此书  
纪念我们的童年，  
那是一段小有遗憾的幸福时光。

Copyright © 2020 SerokSSR.

MAIL: [snow@atdawn.tk](mailto:snow@atdawn.tk)

Follow me at [snow.js.org](http://snow.js.org) :-)

星，梦，昙

## · 星 ·

早晨 6:30，C 起床。洗漱，吃饭，上学。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 10 年。

他走路去上学。

路上有几个行人；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打王者一样能使我快乐呀，”他想。

他到了学校。一进教室，Peppa 迎了上来。

“昨天公孙离那把——你有点皮啊。”Peppa 满面红光，笑着说。

他也笑了笑，坐回座位，打开书包。

一声惨叫。

“Betsy! 你昨天为什么没发语文笔记!”

“什么? 哦! ——”Betsy 掩面。“I'm really sorry.”

“别 sorry 了，赶紧拿来我抄——亏你还是代课表。”

S 走了进来。

教室里一片混乱。

代课表沉重而蹒跚的脚步声，组长催作业的叫嚷声，没交作业者的哭喊声，执勤班长杯水车薪的“Shh!”声：一片大杂烩。

“同学们好。”S 提高了声音。

“老——师——好——”零零星星几个同学那里传来活无常似的叫声。

S 摇摇头。

L 正在讲课。

他的目光锁定了一个已经倒伏了半节课的学生。

“C：起来回答这道题。”

C揉揉惺忪的睡眠。

“老…老师哪道题？”他有气无力地问道。

旁边，Betsy 用手使劲捅了他一下。“拼成边长  $\sqrt{2} < 1$  的正方形。”她低声说；他没有听清。

“下午 4:00，家长来校。我亲自给你母亲打电话。坐。”

L冷冷地说。

他站起身。

“他天天打王者，结果都玩了好几年了，段位还是钻石：我一个月前刚玩都已经上星耀了。”

“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最近一直没吃鸡吗？”

“愿闻其详。”

那人压低了声音。“他之前一直用外挂，被封号了。”他说。

“哦～；怪不得他之前……别说了。”另一个人看到他向他们瞥了一眼，连忙说道。

……

打发完朋友关切的质问，他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天是愚人节，万家灯火，宝马雕车香满路。

他悚然一惊。

是，他看过余华的书，看过春生的戏份，知道活，有时孰难于死；可他也看过吴承恩的书，看过龙婆的戏份，知道好死不如赖活。

他停了下来。

“今天是星期五啊，”他突然想起，“我可以在外面待到 8 点的。现在还早的很。”

街上大包小包的人群；他们很快乐。

快乐是什么？

上个月考过一篇作文：

《那天，我捡到了快乐的钥匙》。他写的是他登上了王者全服第一。他知道，这次作文又要得 D 了。

可是……

？

他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

天空中现出一道橘光。他睁大双眼。

“哇！流星！”几个人喊道。

绝望攫住了他的心。心中却并不是一片黑暗。

世上的牵挂……Maybe Betsy? Or Daniel? Kamen?

But, am I really their friend? Or I should say, are they really my friends?

Seems not. （我似乎变的豁达了。）

他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空气中弥漫着违和的气氛。

他似乎能够感受到那拼命想要置他于死地的虚空。

“谢谢你，”他说。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

“你还没上星耀！”

星耀？他想。那不是我一直的理想吗？为什么我现在对此却这样木然？

流星雨还在下。

一道星光射向他的心间。他的心忽而苏生了过来。

“王者？吃鸡？CR？.....可笑！”

“我，只是一个过客！”

缘起缘灭，花开花落，何处觅归结？

他闭上眼。

一城灯。

凤凰在天中翱翔。近了，又远了。

清晨的露珠。

雨后。

“没有涅槃，也没有收获罢。”

他转身；他消失在白夜中。

——

“I got the story, ” 他举起一张纸, “From his will.”

Betsy 脸上铺满泪水。Daniel 仍然绷着那张死鱼脸，只是嘴角向上微微翘了翘。Scistar “扑通” 一声倒在了地上。

只有 Supreme 似乎毫无反应。

“你还早两万年呢，” 他说。



## · 梦 ·

远方。

天上的繁星。

他心头腾起一丝希望，又随即熄了下去。

流浪。

这是一座大城市。

他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三周前？五周前？他不晓得。一切宛若一场梦。

从他被人从血泊中救起后，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原点。

那个流星飘飞的晚上，他敲开了 **Betsy** 家的门。望着欣喜惊讶又不知所措的她，他狞笑着，举起了自己随身带的一把小刀。

他祈祷自己再也不用苏醒。

可他还是睁开了眼，在一群穿着白衣的人的注视下。

他向四周看去，**Betsy** 也躺在他的床边。

闭着眼。

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周围的人似乎在喊着什么，但他听不见，也不想听。

一阵钻心的疼痛。

他闭上眼。

囚笼。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现在，当他再回想起那段时光，似乎一切都在离你远去。  
像那天一样。弹指一挥间。

Quicker and easier than **FALLING ASLEEP.**

他兴冲冲地向远处奔去。

直到那天。

他吃过早点。窗外结实的雾。

如霜。

(#define C ...)

(? )

推开窗。

(江枫渔火对愁眠。)

雨点徒劳地凿着空气。空气本不该是这样的。

可他又说不出所以然。

眩晕。

伏在窗棂上。

“当当当，”一阵敲门声。若有人兮山之阿。

他推开门。这次却换做是他惊讶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他说。

“Nor do I, ” 她说。

那便走吧。一起。

铮，一阵火花。铮。

凿开这片无形的野。

他知道，——终有一天。

凿在了虚空里。惊叹了一声。

礼赞。

另一面的光。

终有一天。

香炉和烛台。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

他望了望西边的那一抹紫霞。

“你说……帅宜吃完早点了吗？”

“应该没有吧，”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还早得很。”

一段沉默。

“Leave me alone, ”他对她说，“我想自己待一会。好吗？”

她点了点头。

她转过身。

他想到了什么。

没有回响。

他心中似乎隐约有了一个答案。

他抬起头。Broken promises flew out into the air.

He screamed; another dream.

她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It's time, ” 她轻声道。

他望向天空；几盏街灯。

时间的雨从天河中滴下来。

雨落在屋檐上。滴，答。

迷蒙的雾，在面前飘荡。

埋葬往事的地方。

风箫声动；玉壶光转。

心中的那个人，那团磷火，那道人影。

摇曳的烛光里。

沉睡的东西在他眼前渐而清明，勾勒着他那痛苦的回忆。

一切都是那么鲜活，却依然那么缥缈。

他脑海中映出一幅画卷。

那里一定有一片湖。

一定有座花火中的凉亭。

一定有自然的精灵——一只老虎追逐一只极乐鸟。

一定有些光灿灿的珠滴，走上点唱机泛乳白光的一边。

一定有次野营，沐浴着阳光划独木舟、跳舞、梳理卷发。

一定有白杨、苹果树、一个郊外的星期天。

一定有块火石融化在阵阵涟漪的池中，一次最后的震颤，色彩的最后一次涂抹，一声叹息，一个畏缩的孩子。

灰飞。

烟灭。

“其实……”

他轻叹了一口气。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Those childish dreams, faded away.

(#define C confessor)

我心如鉴 我生如梦

我看

远处如烟

山雨将至 风已满楼

路

在何方

我知道

我离属于我的荣耀

只差一步

却似朔方的雪花一样

如粉如沙

却如帅杜的笔袋一样

在水中央

虽说

有失去才会有收获  
但我还是无法割弃  
这世界  
我的一切  
早已零落成泥  
我的希冀  
付诸一蓑烟雨  
一无所有  
却亦无所得  
“肉食者谋之  
又何间焉？”

他知道他终将会苏醒。梦醒后，留下的便是不可溶释的迷蒙。

他想起了 Supreme, 想起了 Kamen, 想起了 Daniel, 想起了 Kendo,  
想起了 Goblin;

想起了……

他好想再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

但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用颤栗的手指按下了「王者荣耀」右上角的×  
时，他的一生，就被彻底地打乱了。

The flaw in the plan.

可他依然要走接下来的路，披荆斩棘。

寻找那凝成了现实的奢望。

在路上。

他无言地挎上提包。下一个目的地。

月光映照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踏上那没有终点的旅程。

向前。

(东方现出一抹鱼肚白。)

“ただいま。”

——

Director 放下了望远镜，凝视着那隙天边的裂痕，在远方，缩成一团光影。在他的身后，几筒烟花飞向空中，绽出几点荧烁的火光。

时空的网交错在一起，织成了天上的星。

## 涂色游戏

你有  $10^{20}$  个格子，它们从 0 开始编号，初始时所有格子都还未染色，现在你按如下规则对它们染色：

1. 编号是  $p_1$  倍数的格子（包括 0 号格子，下同）染成红色。
2. 编号是  $p_2$  倍数的格子染成蓝色。
3. 编号既是  $p_1$  倍数又是  $p_2$  倍数的格子，你可以选择染成红色或者蓝色。

其中  $p_1$  和  $p_2$  是给定的整数，若格子编号是  $p_1$  或  $p_2$  的倍数则它必须要被染色。在忽略掉所有未染色格子后，你不希望存在  $k$  个连续的格子颜色相同，因为你认为这种染色方案是无聊的。现在给定  $p_1, p_2, k$ ，你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染色方案不是无聊的。

# 引

我惊颤了一下。

崭新的世界，

不变的影。

挪移。

时光在倒流。

（刹那便是一生。）

清浦。

一叶纤云。

残星，

点缀着的凋零的梦。

枯黄。

风在窗外呼啸。

崖壁上的那一株松。

“散入春风满洛城。”

却也一样。俄而不及。

西陆蝉声唱。

浮光掠而影雾，

鸷鸟群以徙中。



星星点点的草屋，远处。零落的荒村。

无懈可击的一抔黄土。

残阳如血，  
一缕孤痕。

灰褐的迷霭中，一肆无意的风吹过，空气顿时灭绝在四角。  
四下里没有一丝活气，只有远处的鸟喳喳叫了几声。

“鏖——，”一柄火光。

我睁开眼。  
茂密的芦苇；斑斓  
的雪国。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惊骇着后退。  
我暗暗叫苦。终还是忘记了伊。

因为该在那里等待着的终归会来。

我啜嚅着，向着现实。

稽首。

绚烂的天空。

# 不明

落照昏黄。

“抖音宜，抖音宜，抖音宜……”

混沌中，海鸥拥在滩上。

“辣鸡 dv，辣鸡 dv，辣鸡 dv……”

我加快了脚步。

“抖音宜——”

“辣鸡 dv——”

“大帅 C——”

“——”

嘶裂。

```
s = input().split()
print(int(s[0]) + int(s[1]))
```

已经没有 o<sub>2</sub> 优化的必要了，我想。逝去的已然逝去。

我坐在栈顶。

“真的吗？”一道黑影。”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就如同证明你没有开挂。”

“粉丝是我的亲人。开挂死全家。”

“还是那辆车。”

“没错。一切如旧。”

“那些峥嵘的幻想呢？”

“鬼畜重要的是节奏感。”

“这只竹鼠圆又大。”

“——导致芦苇开外挂。Je pardon vous quit.”

“上香。”

“Si.”

“你呢？”

“我？”

“Yes.”

“RNG 打假赛。Uzi 辣鸡。”

“是啊。”

“鬼刀一开看不见；回首掏——”

“——出机瞄 98K，一炮一个 ADC——”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就像那七月的流火。”

“狂童之狂也且。”

“坐上那自行船家去罢。”

“那可太谢谢您了。”

“对了——她死了。”

“她？”

“还能是谁？”

“我明白。只是确认一下。”

“但世上真有绝对的事情吗？”

“或许。”

难得的沉默。

“必须去？”

“Depend on yourself.”

“我不知道。那湾湖早已干涸。”

“别忘了那弯新月。”

“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场无形的故事。”

“散场了？”

“Lead on, Macduff.”

“我不想去。虽然我知道些什么。红尘中的镜。”

“你大可不必强求自己。”

“可我离不开那根稻草。”

一艘鳞次栉比的船。

“我该走了；时间不多了。”我敷衍道。

“开往地平线上的影？”

“算是吧。夜来幽梦。”

“祝你好运。”

“替我给她道声晚安。”

“No problem.”

“Merci beaucoup.”

“因为我们终将成雾。”

“在那干冷的烧杯内壁。”

“水波总是掀不起来。至多是块石子罢了。”

“你就安分于那日影罢。”

“我试试吧。再见了。”

“再见。”

黑暗中的一转身。

“对了，”我若有所思。“你可知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导体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我没再多说什么。

恍若隔世。

（一个时代落幕了。）

# 昙

我和他坐在沙滩上。

细密的海浪泼洒在脚下。

令人发指的寂静之夜。月亮猥琐在云层之间。

支离破碎的色块。丝丝腥膻的风。

候鸟在嗥叫。

“对不起，”我不无歉意地说道，“可我也无法可想了。时间一直在转。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站起身，漾出一丝微笑。

周围的法则依然存在。几缕挽留的执念。

再也不可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捕捉到一点，无限延长。**

形销迹灭。

我眨了眨眼。气态的影飘舞在空中。

横无际涯的夜；恣睢着的黯淡的光。

一切都已幻化，只有影中的人——

亘古不变。

（无助地落在北渚的紫坛上。）

孑然一身。

天净沙。

## · 尾声 ·

EOF

冷风呼啸着，灼烧着每一寸裸露的灵魂。

四面的风静了下来。

屋顶上，和煦的阳光。

**如果这就是死**，我想。

**你却为何如此温柔？**

默然；层叠的雪。

也许，……谁会知晓这里掩藏了什么，——一层乳浊的雾下？

剜骨的痛。

**不**，我轻轻地闭上眼。**你不能这样**。

墨绿的天宇下，跨过了的这一步。

**明明还有一瞬——**

随了最后的一丝光亮。まるで、雪のように清冷い。

昨天我用公孙离打的那把——你有点皮啊

ペッパは笑顔で言った。

未来

## 「引子」

我听着《我们仍不知道那年中美合拍的日子》，突然，章老师走了进来。我打开空气净化器，看了看垃圾桶里闪闪发光的律师函。

总之，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 「初雪」

六老师签售会当天，现场热闹的很。

“六爷爷……孙悟空到底有几个女朋友啊？”

“所以我经常说，”章承恩回头望了望摄像机。“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一个民族……文化……谢罪……拿着棒子这么走……”

这时，“啊——”的一声惨叫传来。六水线旁，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气息。

——

“死者名叫戴杉并，29岁，在金猴皮鞋厂工作，不过似乎并不是他的主业。在他的电脑里，我们找到了很多线索表明这位海军上将……”三谷（Mitani）汇报道。

“行了行了，”我不耐烦地打断道，“我名侦探江戸川（Edogawa）可不是来听你××的。说吧，名单上还有谁？”

“你怎么知道……”三谷失声道。

“喂喂，”我敲了敲桌子，“就你这智商还想干这事？告诉你吧，作者看你蠢成这样，特意派我来带你走向人生巅峰的。所以，现在——”

## 「正宫」

那天，我听闻杨洁导演去世了，准备好挽联，前去吊唁。

灵堂的气氛非常肃穆。那边六老师竟也换上了一袭黑衣，毕恭毕敬地垂下头，低声道：



“今年下半年……中美合拍……杨洁导演满意……多多支持。”

我沉痛地走出灵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天上的几颗星星闪着明灭的冷光。

我缓而又缓地回过头。气势恢宏的大堂已经了无踪影。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章老师和几个吊唁的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震悚地蹙向四周。

突然，一道白痕闪了光，现了一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我看到他那惊愕之下掩着笑意的脸，不禁一声哀叹：

“唉！又是这个蠢货！”

就在这时，高速跑动的他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咚”地一声趴在了地上。

额……我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作者的确缺乏才华（很多时候都要靠我自己的演技），但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却是一点也不含糊。

我一边想着，一边向人群走去。

## 「Q & A」

只听得章老师对着全国人民破口大骂道：

“等我回去以后，一个一个给你们寄律师函……对了，今年下半年……”

## 「设计实验」

（好像又扯远了……说正事）

“必须灭杜！”桌对面的一个人大声喊道。我回过神来。

我皱起眉。那个名叫马三傻（Ma Wasabi）的人又来了。

旁边的那个人似乎也毫无兴致，一脸心不在焉地附和着。

“……灭杜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啊？对对对，一点也不能剩。”上原（Uehara）答道。

“咦，怎么不见时川（Tokikawa）来？”我向邻座的新见（Shimmi）

问道。他摇摇头。

“不知道。许是睡过头了吧。”

话虽这么说，但一个小时后，时川还没有下来。我因闲得无聊，便打开「神奇动物园」。这是一款专为睿智人群设计的高端手游，画面精良，很适合用来打发时间。

“时川还不下来？”工藤（Kudo）不耐烦道。

“要不上去看一下吧，”我提议道。

我同工藤到得他的房间口，敲了敲门。没有应声。

“等我给他打个电话。”工藤拿出寻呼机。电话铃响到第十三下时，他摇头。“没有人接。”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找来了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这里并没有人。

“他的背包还在，应该是没准备长时间外出的。”工藤道。

我点点头。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发现了。“走吧，”我说道。

工藤和我正要离开之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浴室的门框上，圆珠笔迹的刻痕。

我决定不再多想。

我们回到大厅。

“找到了吗？”五反田（Gotanda）问道。工藤摇头。

“已经十二点了，”高桥（Takahashi）道。“要不先吃饭吧。”

餐桌上的气氛非常肃穆。大家都默默吃着，seldom beyond 的两个人小声低语。时川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时，店员端来了两面金黄的油炸哥布林。十数双筷子顿时一齐扑了过去。我没有动。

“天一……不来一块？”新见狼吞虎咽地吃着。

“奇怪，”我喃喃道，“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哪里不对了？我告诉你，完整的哥布林可是稀世珍品，难不成你想吃被滚木碾过一遍的？”他自谓幽默地笑笑，“快点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取下一片，仔细检查了一番。看来我的第六感最近也变得不准了啊，我苦笑着夹起放入嘴中。

——我呸呸几口吐了出来。“哥布林有毒！”

旁边的人惊诧地看了我一眼，随即也下意识地做了。

“什么？……有毒？”

“我们吃着什么事都没有呵……哪里有毒了？”

但我既不要无谓的辩解了。循着水木（Mizuki）惊惧的目光，工藤满口白沫地倒在了桌上，一下最后的抽搐。

## 「端口 I」

警察匆忙赶到现场。

“初步判断死者应该是死鱼（Diefish）氰化物中毒，”法医汇报道，“不过具体原因还要等解剖结果。”

他点点头。

警察和服务员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走了。房间里笼罩着一团滞重的沉默。

“S 失踪了，Q 死了，”我自言自语道，“下一个就是我了。”

## 「DNS 错误！」

然而这个世界已不存在规则了。

## 「Loading...」

“好嗨哟！”有人在我耳边喊道。

“嗨ニマ啊，要动手赶快！”我不满道。

“好的好的，”那人说着掏出一卷绳子。“我打算勒死你。不过分吧？”

“能换个更舒服的吗？这个绳子勒着好疼。”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恐怕没有机会了。”

“喂！”已经喘不过气的我奋力嚷道。“剧本可不是这么写的！”

“我知道，”他平静地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我很生气。

我边生气边想着明天早上吃什么。

### 「你们家的网炸了？」

“江户川先生昨天晚上被人不改剧本就弄死了。”我悲伤地告诉了另外的几个人。

大家都非常惋惜。

### 「460? 再见」

两个月后。

我和高桥，新见，五反田四个人准时上了火车。

“出口竟然没被堵死，”我对新见说道。

“是啊；话说也真是的，十二个人最后就剩下了四个，连盘身份局都凑不齐……真是无聊。”新见摇头。

“对了，马三傻是怎么死的来着？”五反田（他似乎一直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第 9102 次问道。

“唉，只有他死的最惨啊。你说是不是？”新见满脸泪光地笑了起来。

“没有办法……”我鼻子一酸。“他那天本来想去地沟弄点早点吃，结果刚一出门就让火车给撞死了……”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高桥，新

见，五反田也不甘示弱，一瞬间，整个车厢里哀嚎声，哭声，抽泣声，抹泪声揉作一团，是一浪高过一浪，过了好久，车厢里还回荡着一股海风的味道。



世界  
本來就  
沒有形狀



“三谷被人用诺基亚砸死了；R上电梯时被从后面推了一下，掉到电梯井里摔死了；Y……”五反田回忆道。

“对了，”高桥突然叫道，“还记得时川吗？”

“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我推开窗。

“为什么？”新见问道。只听得五反田似有似无的抽泣声。

“他去了另一个地方。”半晌，我长吁一口气。“一个更值得的occasion。”

“比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更值得？”高桥问道。我用力点了点头。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说话。

我久久地望向窗外。又是在这不经意的一刹，透过窗玻璃的反光，高桥指着，对着正要说出什么惊天秘密似的新见使了个眼色。

我叹了口气。他们果然早已知道了一切。我所为之付的一番心血，并谓豁然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一切都发生在那么短短的，不到十秒的时间里，可对我来说却像极了一生。

我的视线依然投在远方。看着看着，我渐渐不明白有多少东西可以称得上是变化了。**世界本来就没有形状。**

我想说些什么，但终究说不出口。我便一直是个如此懦弱的人。

即使是踏上这辆撞死了马三傻的火车。

“还有多长时间到？”高桥看了看手表。

“很快，”我答道。

“诶我突然有个想法，”五反田打起精神，“如果我们到站了还不下车，那么它会载我们到哪里？”

“向前。”

“Forever？”

“Yes.”

“可是……是你**创造**了这一切吧？”

我默然。新见好像打开了「神奇动物园」。

“Give him a rest 吧，”高桥说，“那些事不必再提了。”

我出神地望着车厢的一点。

“吱——”传来汽笛的轰鸣声。

“我们到了，”新见说。

太阳钻了出来。一阵熹微，暖融融地照在我们的脸上。

“我说……我们应该给自己取个新名字吧？”五反田提议道，“毕竟西湖六月初嘛。我呢，就叫 MRC 好了。”

“我叫大辣鸡。”新见若有所思道。

“我叫大肥猪。”高桥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所以……你呢？”所有人的目光望向我。我惊了一下，笑容凝结在脸上。**就在那边。**

我眨了眨眼；一切如故。

**原来我们是到了这里啊**，我想道。不过也无所谓了。

新见和五反田 paradox 地对视着。

“天一有事吗……”高桥迟疑了一下，问道。

“没事没事，”我摆摆手，“刚才想事来着。”

太阳沉了下去。最初的一道光。

“高桥？”我唤道。她侧过脸。

“怎么啦？”

“早晨来临了。”

(BGM: ノルウェイの森)

(WOW)

(< · ))><<)

# 黎明之焮



## ( I )

我披上风衣。

“你要去哪？”高桥在我身后问。我没有回答。

缺口已经死掉了，我想。一切都结束了。

“是你啊，”我笑着，“好久不见。”

我还是回了一下头。淡粉的月光里，她站在世界的角落里，茕茕子立。

她的嘴唇似乎动着；过了大概十秒，我才注意到声音本身这一不具有明显特征的抽象物，而又细微得一片岑寂。

不容我回过神来。

对不起了，我转过身。她的眼里。

我不能失去你。

我现在在哪？

我现在在哪？

一阵琴音。琴音？

似乎有人关掉了音量开关。一层幕布罩了下来。

我试着喊了一句，但已经太迟了。生死的余光里，毕竟是她。

淡粉的月光浸了层白霜。

## ( II )

你还真觉得这样就可以摆脱一切？上了那辆车就可以离开？

开什么玩笑？

哦对，真是可怜你了。你恐怕至死都不会知道，那个你为之付出生命生命只是个捏造的生命罢了。

然后你自然会见到她。

想象一阵很凶很凶的飓风。

一阵单调的云团中间一缕黑烟。没有时间，没有场所，它向着它被削去的一半的影子，只剩着一片漆黑的白骨。就是这样的风。

这里的一切都被切断了。割离开的一端和另一端。没有尽头，没有长短，只有薄薄的刀刃般的笑颜。

什么？还有没有机会再相见？

你想得美。

像雾状的森林浮现在你眼前，吞噬了一切可能吸收的希望。森林摇晃着向你走来。你知道它并非邪恶之物。无须害怕。

你当然无须害怕。

它呼出的氤氲的湿气灼痛了你的双眼。它承载着过重的芯，行将就木地伴着里面的一群独角兽，洪流般地。你没有力量去躲避。

雾化成了水，水凝成了冰。带刺的冰凌刺穿了你，刺穿了你面前的  
deja vu。

不久，它终于坍塌，带着它不确的流动的希望。它沉甸甸地负载了你，负载了高桥，负载了这列火车。它便包含在你自身。别人无法将其夺走，但你也没有理由将其释放。人们的面孔从你眼前飘过。放大，再收缩。

你将面临一个 *red herring* 的世界，我是说假如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一点希望；那是一个由谎言，幻象与梦想交织成的地方。

黑暗濡湿了你的双眼。你知道你需要她。有了她，它们才会像它们的那些花儿一样。几片枯叶落在你的手上。俶尔远逝，往来翕忽。

### (III)

“还是祝贺一下你们吧，”他回过头，“毕竟你们都付出了太多。”  
我点点头。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那我走了，”他骑自行车，“一定会在哪里再见的。我保证。”  
他消失在一道金色的反光里。

“他走了，”高桥道。

“是啊。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做。”

“他还会回来吗？”

“谁知道呢？没准又跑去另一个地方了。”

“那不就回不来了吗？”

“所以我现在心里只有你啊。”

你拢住她的肩。

她身体靠着；如此过去了很长时间。

但谁又说得清逝去的时间会不会回来呢？

月亮升了上来。最后一缕夕晖打在江户川和工藤的墓碑上，在空中映出一个花环。林间斑驳的树影如死水一般扩散开去。在你们身后的，几声甜蜜的谎言，几缕悠长的群山，和几片没有花的天空。

你和她拥在一起；你清楚这样做的代价。你知道，你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无边黑暗，但只要有了她在，你便能将黑夜当成白天。

俄顷风定云墨色。

黑暗包围了你和高桥。你紧紧地牵着她的手，*and so did she*。  
你的眼前出现了一池水潭：那是世界的原点，也是世界的尽头。

